



| 新华大众心理学丛书 |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 极端的人群

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恐怖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会发生激进的学生运动或群体事件？互联网上为什么充斥着极端的言论？人们为什么疯狂地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直到泡沫破灭？……简而言之，人们为什么会走极端？



| 新华大众心理学丛书 |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 极端的人群

— 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

(美) 凯斯·R. 桑斯坦/著  
尹宏毅 郭彬彬/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美)桑斯坦著；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011 - 9197 - 0

I. ①极… II. ①桑… ②尹… ③郭… III. ①集体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902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 - 2010 - 1693

### Going to Extremes

Copyright © 2009 by Cass R. Sunstein

“Going to Extremes: How Like Minds Unite and Divid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

作者：(美) 凯斯·R. 桑斯坦

译者：尹宏毅 郭彬彬

责任编辑：黄绪国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编：10004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4.5

字数：120千字

版次：2010年5月第一版

印次：2010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011 - 9197 - 0

定价：29.00元

---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mailto: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

# 目 录

## 第一章 极化

群体与极端主义 / 4

红色州、蓝色州 / 6

联邦法官和极化的意见分歧 / 10

惩罚作恶者 / 15

冒险 / 21

## 第二章 极端主义：为什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

新的信息 / 28

进一步的证据 / 30

名誉感：极化的推手 / 33

极化的两个作用 / 39

“舌战优势”和抱有偏见的辩论 / 44

极端主义的增减 / 51

较长时间段中的群体：“极化博弈” / 72

人们在临界点和转折点上是不同的 / 75

权威与服从 / 78

境遇主义、虐囚和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实验 / 87

互联网与极端主义 / 102

同嗜性与好奇心 / 106

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 / 109

流瀑效应 / 115

### 第三章 各种运动

反对派运动与地理上的孤立 / 128

泡沫、投资不利与 2008 年的次贷危机 / 130

民族运动与“民族化” / 133

阴谋论 / 138

义愤、社会影响和恐怖主义 / 146

具有理性的极端主义？ / 156

## 第四章 预防极端主义

传统主义 / 163

后果 / 169

制约与均衡 / 173

协商式民主和群众的智慧 / 179

群体极化和战争 / 183

多样性与平衡 / 186

## 第五章 好的极端主义

多样性 / 191

小圈子和自我沉默 / 193

言论自由、公众论坛和意外发现的结构 / 197

无所不在的制约与均衡 / 201

附录：有关群体极化的研究成果 / 204

致谢 / 218

# 第一章 极化

群体与极端主义

红色州、蓝色州

联邦法官和极化的意见分歧

惩罚作恶者

冒险

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崛起？20 世纪 60 年代为什么会出现学生激进运动？恐怖主义为什么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蔓延？1994 年为什么会发生卢旺达的大屠杀？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什么会发生种族冲突？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国士兵为什么会实施酷刑和羞辱犯人？2008 年美国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为什么会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以色列或者美国策划了“9·11”恐怖袭击？如果这些问题彼此有任何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

系是什么？

这里有一条线索。多年以前，一些法国公民聚集成小组，以交流对自己的总统和美国在对外援助问题上的意图的看法。在开始交谈以前参加者倾向于喜欢本国总统，而不信任美国的意图。交谈以后，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开始时喜欢本国总统的人们最终对总统的好感大大增强，而对美国表示轻微不信任的人们则朝着严重不信任的方向迈进。这些由法国公民组成的小组变得更加极端。由于他们的讨论，与没有开会和相互交谈的类似的法国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领导人变得更加充满激情，而对美国则持强烈得多的怀疑态度。

这个故事揭示了社会生活中一个普遍的事实：许多时候，一群人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的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本来绝不会考虑和做的。十几岁的青少年组成的群体情况是如此。他们在一起时更愿意做一些危险的事。有暴力倾向的人们，包括恐怖主义者和犯下大屠杀罪行的人们情况肯定是如此。投资者和公司高管的情况是如此。政府官员、街坊邻里组成的小组、社会改革家、政治抗议者、警官、学生组织、工会和审判小组的情况也是如此。社会生活的一些最好的和最糟糕的发展是群体动力学的产物。在其中，规模大

小不同的组织的成员们都推动彼此迈向新的方向。

当然，对法西斯主义最好的解释并不足以诠释学生的反叛行为。即使我们对这两者都有所认识，我们也不能解释伊拉克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大屠杀、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待和暴行、涉及以色列的阴谋论，或者这场次贷危机。对于具体的事件来说，一般的解释只能揭示问题的一部分。但我的目标是揭示范围广泛的一系列社会现象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一致性的主题很简单：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成员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

在探索情况为什么会如此的过程中，我希望看到对于毫无正当理由的极端主义——对于安全、和平、经济发展与各种领域中理性的决策所构成的一种威胁——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我的重点始终放在群体的极化现象（group polarization）上面。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关消费者行为、利益集团、房地产市场、宗教组织、政党、解放运动、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种族主义者、法庭、实现和平的人们、相互交战的人们，甚至整个国家重要的教训。

### 群体与极端主义

人们聚在一起交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群体成员会妥协吗？他们是否会向单个成员所具有的倾向的中间立场靠近？答案现在是明确的，不是直觉所显示的：**群体会走向极端**。更加确切地讲，进行讨论的一个群体的成员通常到最后所采取的立场，与讨论前成员所持有的倾向总体相同，而且更为极端。

这种现象称为群体的极化。群体的极化是讨论小组的典型模式。它并不局限于具体的时期、国家或者文化。相反地，群体的极化可以在数以百计的研究结果中发现。这些研究已经在 10 多个国家开展，包括美国、法国、阿富汗、新西兰、德国。它们提供了有关许多不同类型极端主义的一条线索。

看一看下面四个案例：

1. 倾向于表现出严重的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在彼此交谈以后会显示出更大的种族偏见。与此形成对照，倾向于不表现出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在彼此交谈以后会显示出更少的偏见。

2. 女权主义思想在妇女彼此交谈以后对她们来说变得更有吸引力——具有女权主义思想倾向的妇女们，在彼此交谈之后，更为女权主义思想所吸引。

3. 赞成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并认为仗打得很好的人们在交谈后，对于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富于激情，也更加乐观。

4. 如果一群投资者开始时认为投资于房地产总是上策，在彼此讨论之后，他们投资房地产的热情会更为高涨。

在这些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案例中，具有相同想法的人们都倾向于走向彼此开始交谈以前所持看法的一个更加极端的版本。按照这一规律，由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的孤立的小群体，会因为它们的自我隔离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社会隔离是造成极化的一项有用的工具。

事实上，创建一个极端主义群体或者任何种类的派别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把群体的成员与社会的其余部分相分离。这种分离可以通过形成对非成员的一种怀疑意识而在肉体上或者心理上实现。通过这种分离，就可以使群体以外的人们信息和观点受到怀疑，这样，在群体成员继续交谈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因素干扰极化的过程。由观点相同的人们

组成的孤立的讨论小组往往是极端运动的滋生地。恐怖分子是造就的，而不是天生的。恐怖主义网络往往正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运作。其结果是，它们能够使在其他情况下属于平民百姓的人们采取暴力行动。但是，问题的关键远远超出这种领域。群体的极化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涉及我们的经济决策、我们对邻居的评估，甚至还有我们在吃什么、喝什么和在哪里居住等问题上的决定。

要认识这种基本现象的性质及其威力和普遍性，请让我来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亲自参与的三项研究。

### 红色州、蓝色州

2005 年，我和雷德·海斯蒂、戴维·施卡德就科罗拉多州的民主问题进行了一项小型实验。大约 60 名美国公民被聚集到一起，分成 10 个小组，每个小组由 6 人组成。每个小组的成员都被要求就当前的三个争议最激烈的问题进行讨论。

1. 各州应当允许同性恋建立法定婚姻吗？
2. 雇主们应当给予传统的弱势群体的成员以优惠，从而

参与对他们的“赞助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美国鼓励雇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等的积极措施——译者注）吗？

3. 美国应当签署一项国际条约，同全球变暖作斗争吗？

设计这项实验的时候，小组由“自由派”和“保守派”成员组成——前者来自博耳德市，后者来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众所周知，博耳德市倾向于自由派，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倾向于保守派。这些小组经过筛选，以确保其成员普遍符合这些成见。例如，小组成员被要求就他们对副总统迪克·切尼的评价提出报告。在博耳德市，我们友好地免除了喜欢他的人们参与这项实验。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讨厌他的人们也得到了类似的免除。

这样一来，参加这项实验的就是观点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小组。按照美国选举年的说法，这项实验创建了5个“蓝色州”小组和5个“红色州”小组——5个小组的成员最初一般倾向于自由派立场，而另外5个小组的成员则倾向于保守派立场。然而，在我们感兴趣的三个问题上，参与者根本没有得到筛选。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对法定婚姻、“赞助性行动”和气候变化的确切看法。在15分钟的小组讨论前后，参与者都被要求以匿名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意见，并且被要求

努力做出公开的判断，然后进行最终的匿名陈述。他们的意见被记录在一个从 0 到 10 的量表上。其中 0 表示“持有十分强烈的异议”，5 表示“稍有异议”，10 表示“十分强烈地赞同”，外加相关的建议（各州应当允许同性恋建立法定婚姻，雇主应当维持对弱势群体的“赞助性行动”计划，美国应当签署一项国际协定，以控制全球变暖）。我们尤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人们对自己观点的私下的、匿名的陈述会发生什么变化？

实验开始的时候，博耳德市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人们都彬彬有礼，积极参与，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观点。他们彼此都很客气并相互尊重。我看到了其中几次讨论的录像。可以公平地讲，大多数参与者都努力思考、倾听别人的意见，并且以理服人。讨论的效果如何呢？有三项十分重要的发现。

### 1. 进一步的极端主义

几乎在每个小组中，成员们在彼此交谈以后，最终都持更加极端的立场。讨论之前，博耳德市的大多数自由派都赞成签订一项国际条约来控制全球变暖。讨论之后，他们的热情更加高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大多数保守派在讨论之

前在这项条约问题上都持中立态度。讨论之后，他们表示强烈反对。讨论使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在博耳德市的自由派当中更受欢迎，而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保守派当中更加不吃香。自由派在讨论之前对针对弱势群体的“赞助性行动”稍有好感，讨论之后他们则大力支持这种行动。保守派在讨论之前对“赞助性行动”的态度十分消极，讨论之后的态度则更加消极。

## 2. 内部的多样性大大减少

这一实验的另外一项效果同样重要：它使得自由派小组和保守派小组的同质性都大大提高，因而消除了多样性。在小组成员开始交谈以前，许多小组都显示出相当大的内部分歧。经过短短 15 分钟的讨论之后，小组的分歧减少了。请注意，这里测试的重点在于人们的“匿名”陈述所发生的变化。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在讨论前的看法与讨论后的看法相比具有多大的多样性？在其私下的陈述中，小组成员讨论后与讨论前相比，显示出了强烈得多的共识。

## 3. 更大的分歧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讨论促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所

有三个问题上的分歧增大。在讨论之前，在一些问题上，一些自由派小组的看法与一些保守派小组相当接近。讨论的结果是使它们的分歧大大增加。

因此，这就是一个初步的迹象，表明小组为什么会走极端。当人们与观点相同的别人交谈时，他们倾向于使自己以前就持有的看法放大，减少自己的内部多样性。我们不仅在政坛上看到这种现象发生，它也发生在家庭、企业、教堂和学生组织之中。

### 联邦法官和极化的意见分歧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进行一项关于群体行为、社会调节和极端主义的十分不平常的自然实验。这项实验的参与者还包括随机地分配到有点像博耳德市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小组之中的联邦法官。我们从这项实验中能够了解到什么呢？最简单的结论就是：和普通人一样，观点相同的法官们也走极端。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因为法官们是专家，深谙法律，他们被认为不会这么容易受到同事的政治倾向的影响。

在联邦上诉法庭中，审判小组由三位法官组成。审判小

组可能的构成只有四种：（a）三位共和党人选，（b）三位民主党人选，（c）两位共和党人选和一位民主党人选，（d）两位民主党人选和一位共和党人选。审判小组的委派是随机的，样本也很大。因此，有可能测试一下司法表决是否受到审判小组构成的影响——就是说，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选依照其是否同共和党或民主党人选同属一个审判小组，其表决结果是否有所不同。我们在联邦法官当中是否观察到类似于群体极化的现象？

出于这个目的，关键的问题如下：在完全由共和党人选组成的审判小组中，共和党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何？在完全由民主党人选组成的审判小组中，民主党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何？完全由共和党人组成的审判小组有点像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而完全由民主党人组成的审判小组则有点像博耳德市。在科罗拉多的这项实验中，联邦法官是否像普通公民一样行事？更加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问一问，共和党人审判小组中的共和党人选的行为是否不同于由两位共和党人一位民主党人组成的小组或由一位共和党人两位民主党人构成的小组的共和党人选？三人都是民主党人的小组中的民主党人选的行为是否不同于只有一位或两位民主党人的审判小组中的民主党人选的行为？志趣相投的法官们是否显示出特别鲜明